

同为佣人：伙友为杨二立碑今藏亚圣府

图文 王崇印



自古以来，为名人或先祖立碑，是全人类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，鲜有为小人物或无关之人立碑之事。但在邹城市孟府二门内侧的厦下，有一通从孟庙附近搜集来的墓碑，主人不仅是地地道道的“小人物”，而且立碑者也非其近亲，就连墓地也是东家仗义施舍的。

先看碑文：
杨二，不知何许人也。民七年佣于余庆堂董氏之家。性和藹，勤于所事，伙友皆爱之。问其家世，只一妻一子，妻以荒年再醮云。子亦落拓不务正，随奉鲁军当兵，至今无音问。二于十七年夏遭疫死，死无葬地，求东人隙地瘞焉。同人恐其岁久而就湮也，故立石以志之。庶其子他日归来，依稀认其父墓云。

伙友王兴志、韩太和等敬立
民国十九年五月十日立石

下班路上，总有浓郁而略带微苦的香气，和风吹过，令人陶醉。“客里不知春事晚，举头惊见槐花香”，原来槐花开了。经常路过的红星西路，两旁竟然密布着槐树，我竟然没有发现。

忽然想起老家村头那棵苦楝树。“小满三朝槐子风”，檐角铜铃轻响时，老槐树便抖开一袭紫烟罗。它此刻该缀满淡紫碎花了吧？那些细密如星子的花朵，肯定在暮春的微风里酝酿着清苦的芬芳，如同我年少时的总想逃离。“朵朵花开淡墨痕”“春兰如美人，不采羞自献”“始怜幽竹山窗下，不改清阴待我归”“不如随分尊前醉，莫负东篱菊蕊黄”……太多的诗句，太多的赞美。



夜里的一场细雨，将暮春的空气洗得清凉凉的。红红的太阳，从飘忽不定的薄薄的云层里探出圆圆的脸，射出一束柔和的光，为世间送上醉人的温暖。小区楼间道旁的绿地上，撒满了樱花粉色的花片。

一辆挂着“蝈蝈”招牌的三轮车上，传来“唧唧复唧唧”悠扬清脆的叫声，像绿茵草从中的一股清泉，在温馨的阳光下闪烁着它的清灵与华贵。

我依窗而坐，温暖的阳光伴随着蝈蝈欢快的叫声，使早餐后的我渐生倦意。我深吸了一口从窗外飘来的似有似无的花香，索性慢慢下楼，看见蝈蝈三轮车的主人——一位清瘦的老者正要赶早市。

我一直以为，油子是秋季庄稼地里的特产，从这位老者那里才知道，现在人工繁育的油子和大棚里的蔬菜一样，四季皆有，只不过秋后能过冬的油子很受老年人青睐，现在的油子儿童买的居多。

出于好奇，我便买回一只，置于书桌上，独自欣赏它奇特的样子。只见它，头上顶着两根长须，前后左右晃动，像极了戏台上武生头顶的雉鸡翎，显得英俊潇洒。两只长长的大腿蹬着塑料笼子，4只小腿抓牢笼壁，背上两片玲珑剔透的羽翅较儿呼呼扇着上下振动，带皱纹的圆鼓鼓的肚子也随之蠕动，发出“唧唧，唧唧，唧唧”的优美的独唱。

我几乎听呆了，遥想起儿时捉油子时的乐趣……70年前，我在邹北山村姥姥家上小学。秋季的田野一片丰收景象，村东低洼地

在孟府孟庙孟林内，存有300多块碑刻，除历代牌祭文碑、拜谒题咏碑、修建纪事碑、族谱图像碑外，还有部分由孟氏后裔收藏，或近代文物工作者搜集的碑刻。

这通小人物碑，就是近代文物工作者搜集的碑刻之一，原立于孟庙东大沙河北岸，后移至孟府二门内侧厦下，学者多称之为“杨二碑”。此碑高不足1.5米，宽60厘米，厚18厘米。中上部曾断裂，现已粘接。碑文没有抬头，仅有百余字的正文和落款，用大楷体书写，亦无法传拓价值。

从碑文中不难看出，这位为人和善、干活勤快的小人物没有名讳，更别提祖籍身世了。工匠们不知其年龄，也不知其来自何方，只知道其妻离子散，因“避疫”而卒于民国十七年夏，至于哪月哪日哪时辰，恐工匠们也没有人忆起。

在整个孟府二门内侧厦下的墓碑群中，

杨二碑是如此不显眼，甚至一如它的主人卑微且悲惨的遭遇令人痛心。一位勤勤恳恳、与世无争的无名小人物，“伙友”们为何时隔两年为其立碑？这是怎样的一段如烟往事？背后又有着怎样感人的故事？穿越历史的时空，细细研读，使人感慨，令人动容。

邹鲁地区，是儒学的发源地，以孔孟圣地而闻名于世。春秋末到战国中期，文化下移，士阶层崛起。孔子兴私学，有教无类，弟子三千，贤者七十二。孟子授业于孔子之孙子思门人，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说，晚年“退而著述”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

在孔孟的教化之下，邹鲁之地成长起庞大的儒士团体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载：“其在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者，邹鲁之士，缙绅先生，多能明之。”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邹鲁滨洙泗，犹有周公遗风，俗好儒，备于礼……济济邹鲁，礼义唯尊，诵习弦歌，于异他邦。”

在诵习弦歌声中，邹鲁文化融二为一，且不断升华，一度被认为是儒家文化的思想源头，是崇文重教、良风美俗、文教昌盛之地的代名词。邹鲁地区也因此赢得东方君子之国的美誉，铸就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光耀千秋的重要地位。

著名文化学者王志民先生曾说，邹鲁文化的核心，是一种弘扬儒学的自信之风、重视教育的学习之风、崇尚道德的仁爱之风和积极向上的奋发有为之风。

不难想象，对于“生于斯长于斯”的杨二工友们，在民淳俗厚、博施济众、崇礼尚德等“邹鲁之风”影响下，富有同情与友爱之心，推崇友道、孝道，“恐其岁久而就湮也”，时隔两年后为杨二立碑，详细记叙其生平点滴，盼“其子他日归来，依稀认其父墓”，渴望有朝一日杨二能叶落归根。

当然，也可大胆假设，在病危之时，杨二挂念着孩子、挂念着家族，于是把这一后事嘱托给了伙友。他们不负重托，一诺千金，在其去世后如约立碑。

杨二“伙友们”有情有义，杨二的“东人”余庆堂董家，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要不怎会有“东人隙地瘞焉”之举呢？翻开历史的长卷，邹鲁地区“富而仁”乡绅阶层不胜枚举，时刻以大丈夫的“仁义礼智根于心”标准要求自己不与宗族的更不计其数。

周末济宁故事

微苦的夏花

图文 李松峰

梅兰竹菊是书页里的墨香，苦楝却是浸着汗水的粗陶碗。40年前的谷雨前后，苦楝花总在耕牛的喘息中悄然绽放。那时总嫌它开得寒酸，碎米似的花朵聚成团，远不及城里表姐家阳台上月季的娇艳。更恼人的是，槐枣落地时溅起的泥浆，总会弄脏我抄着《唐诗三百首》的作业本。

童年的糞箕子里总躺着槐花的魂魄，母亲说这是能救命的树。她将槐枣捣碎泡水，在夏夜里给我们涂满手脚驱蚊。苦涩的药汁渗进指甲缝，混着油灯下的翻书声，竟成了记忆里最清晰的夏夜滋味。父亲在槐木窗框上刻着我的身高线，年轮般的刻痕里，藏着他不善言说的企望。

升入中专那年的清明，我在苦楝树下埋了心爱的橡皮。细雨打湿的槐花落在肩头，像无数淡紫色的眼睛。爷爷提着槐木马扎走来说：“你闻这苦香，像不像油墨味？”他粗糙的手指划过树皮皴裂的纹路，“城里人拿它做雕版，苦楝木印的书，千年虫蚁不蛀。”

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原来我讨厌的苦楝树，还这么有用。接下来备考的夏夜里，我

总在昏暗的灯光或烛光下摆弄几粒槐枣。窗外的苦楝枝叶，在风中画出倔强的剪影，仿佛父亲佝偻着背，在田埂上写下的裂痕。

当我终于站在城市中学的讲台上，那里的花朵五颜六色，我却总在姹紫嫣红里寻找那抹淡紫。一天读到《诗经》里的“山有栲，隰有杻”，班会课跟学生讲《本草纲目》载槐实“味苦寒，无毒”，讲农家的槐木水车如何转动千年麦浪。

讲台下眼睛亮起来，像暮春清晨缀满露珠的槐花。四月黄昏，总见年轻父母抱着孩童辨认花叶，无人机航拍的花海视频在朋友圈流转。

家乡的老屋早拆了，村头那棵苦楝依然在。清明回乡，见孩子们在树下捡槐枣当弹珠。树皮上依稀可辨我18岁刻的“忍”“韧”二字，经年风雨已化作苍苔覆盖的皱纹。

树冠如伞，筛落的光斑里浮动着30多年光阴。忽然懂得苦楝的奢侈，它把芬芳酿在苦涩里，将华裳裁作星点碎花。不争桃李的灼灼其华，却在蝉鸣初起时，为汗流浃背的农人撑起半亩阴凉。就像我那些扎根乡野的同

一线

暮春也有蝈蝈声

图文 吴伟岳

里，红红的高粱穗，有的昂着头骄傲地挺立着，有的低着头在静默沉思。村南的丘陵地，种的多是谷子和芋头，沉甸甸的谷穗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像是害羞得不敢抬头。

饭后，我两岁的表哥带我去捉油子。我们带上用林秸编成的小巧玲珑的笼子，顶着烈日来到村后山坡上的一片豆地里。表哥说，豆地是油子最喜欢的地方。只见，没过膝盖的豆地里，密麻麻的熟透了的豆荚，直挺挺立在叶子稀疏的豆棵上。

我们在地头上屏息细听，整片地里油子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引得我们心里痒痒的。表哥给我做个手势，我俩分头匍匐在豆地里，一会儿弯腰细听，辨别声音方向，一会儿趴在地坑里寻找目标，全然不顾豆枝豆荚刮破手臂，地上的土坷垃硌疼了膝盖也不觉得。

我用汗水迷糊了眼睛，只见一只油子趴在一株豆棵的顶端，两只大腿蹬在豆荚后的枝杈上，四只小腿抱住豆荚，两只眼瞪着太阳，背上两片还泛着绿色的羽翅，正上下呼扇着叫得正欢。

我趴在地上，感到心跳得更快了，跃跃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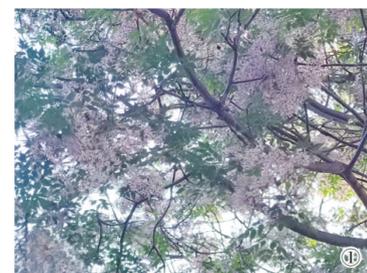
试，又唯恐它飞跑了。我猛地起身，用两只手去捂它。油子没跑掉，可是我用力过大，两个手掌心鼓起来，把油子拍扁了，油子身上的绿汁沾了一手。

我心疼得几乎哭了起来，呆呆地站在地里，不知所措，很久才回过神来。表哥那边已经捉到两只，为了安慰我，他挑了一只嫩点且叫得欢的油子送给了我。看着手中的油子，心里虽然安稳了些，却仍有一丝遗憾。

这时，表哥用手一指说：“兄弟快看，我给你捉只母油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，仔细一看，在一丛豆棵下，一只肥胖的母油挺着大肚子，一双手用力撑着地上，4只小腿抱住豆棵，把长长的像针似的尾巴插在土里正在下籽。表哥上去用两根手指夹住母油的头，轻轻地捉住了。

随后，他又在另一丛豆棵下捉了几只，得意地说：“回去用油煎一煎，卷煎饼吃可香啦。”还说：“等秋后下过霜，我带你去老林地里，在林草丛里捉几只过冬的油子。养得好，到过年时还叫哩。”我也得意地使劲点了点头。

回到家，表哥把两只笼子挂在堂屋门两



行，在曾经漏雨的校舍里，托举起千万个飞翔的梦。

此刻站在城市的苦楝树下，我望见新的教学楼正拔地而起。钢筋从林里，忽然感觉这两排苦楝树是那么的伟岸、挺拔。春风拂过，淡紫的花雾与琅琅书声缠绕升腾，那不正是亿万棵苦楝，在神州大地默默生长的模样？细碎的芬芳编织春天厚重的底色，低调却奢华。

远处工地传来打桩机的轰鸣，惊起一群白鸽。它们掠过苦楝树梢时，抖落的羽毛与槐花齐飞，在四月的阳光里化作漫天星辰。或许再过20年，这些倔强的紫云，将在更多角落扎根，在每双仰望枝头的眼睛里，落下温柔的新雪。

①盛开的苦楝花②往季的榛子(恋子)

侧，我切了两段葱白插在笼子里。在夕阳的余晖里，油子用前腿抱住葱白，先美美地吃了一口，然后展开双翅较儿“唧唧”地欢叫起来。

夜幕降临，皎洁的月光透过枣树，斑驳地洒在院子里。我依偎在枣树下的石凳上，嘴里嚼着甜甜脆脆的鲜枣，手里拿着课本，在默默地背诵着课文。

姥爷手握蒲扇为我赶着蚊子，另一只手忙着在篮子里挑拣着鲜枣。寂静的夜晚，耐不住寂寞的油子竟相叫了起来，“唧唧，唧唧”，一声高过一声，引得院墙根的蚰蚰也“啾啾”地加入了大合唱。偶尔，远处池塘里的青蛙也“呱呱”地叫上几声，像是助威，或是喝彩。

收割麦子，早了好粒不够饱满，晚了麦粒容易掉进田里。那时候全靠弯着腰，一把一把用镰刀割下来，再一捆捆系紧，用膝盖抵住，压窝实，捆好了用牛车拉到麦场里。来回地翻晒，还要赶着老黄牛，拉着石滚子，一圈一圈碾压。不管天多热，人多累，都要马不停蹄地劳作，担心突地黑云压顶，若遇雷雨，麦子会发霉发芽。

那些日子相伴的布谷鸟叫声，俨然最受听的旋律，总在恬静时“布谷，布谷……”，悠悠扬扬地在整个村庄上空响起。

布谷鸟的歌声，如同琴弦上跳跃的音符，有时也低沉浑厚，就像大提琴的深沉吟唱。那歌声像潺潺的溪流，轻柔地流淌在耳边；有时又像狂风骤雨，猛烈地冲击着耳膜。那出神入化，让人陶醉而迷茫。它的歌声，是忙季的到来，是丰收的喜悦。

到了麦收时节，我常徘徊于乡间小路，见低空飞着的布谷鸟，一边唱着歌，一边探望着遍地金黄。而今，割麦子早已不见磨刀霍霍了，布谷鸟照样飞来，一声一声，清脆地鸣叫着，像是在为远方来的收割机手们歌唱。

